

历史·经典·文学 超值典藏本

# 织田信长

下

## 菊与刀

〔日〕山冈庄八 著

重庆出版社



历史·经典·文学 超值典藏本

# 织田信长

下

## 菊与刀

〔日〕山冈庄八 著

◎ 重庆出版社

《YAMAOKA SOUHACHI REKISHI-BUNKO ODA NOBUNAGA》

© Yamaoka Wakako [2013]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Beijing, China.

**版贸核渝字(2012)第17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织田信长:菊与刀/(日)山冈庄八著;杨世英译.—重庆:  
重庆出版社,2013.6

ISBN 978-7-229-06542-3

I. ①织… II. ①山… ②杨…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07554号

**织田信长:菊与刀(上、下)**

ZHITIAN XINCHANG JU YU DAO

[日]山冈庄八 著

杨世英 译

---

出版人:罗小卫

策划:  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陈建军

特约策划:余守斌

责任编辑:陈丽

责任印制:杨宁

封面插图:夏吉安

封面设计:主语设计

---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投稿邮箱:bjhztr@vip.163.com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77转810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ch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70.75 字数:1270千

2013年8月第1版 2013年8月第1次印刷

定价:99.80元

---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023-68706683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信长政治

自倭藤太秀乡以来，江南最大的豪强即是名家蒲生氏，而他们的归顺，正如鹤千代所言一般，是造成南江州在一瞬间得以顺利平定的主要原因。

自九月十二日率兵进入近江以来，仅仅经过十三天，信长就已经渡过琵琶湖，进入三井寺，目前的位置正在对着京洛的地方，而且他的军队也在这里驻扎。

在三井寺中，信长所住的地方为极乐院，稍前的二十一日，他也将新公方足利义昭接来，以三井寺内的光净院作为他的居所。

他的军队所到之处势如破竹。

来到光净院的义昭内心对信长的感激，我们实在不难想象。

这时候，来自三河家康的部将松平信一的军队，以及小谷城浅井长政亲自率领的援军也都到了，目前由信长指挥攻向京洛的总兵力，已经达到三万三千人以上，山科、宇治、田原、醍醐等地，都被他们的旗帜所湮没。

此刻在京师的街道上，谣传纷纭：

“到底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呢？”

“真可怕，或许是第二次应仁之乱也说不定呢！”

“不！不！也许更糟呢！听说信长这名大将，是个无可救药的暴徒啊！”

“那么，难不成源平时候木曾部来此的历史又要重演一遍吗？”

“这也说不定哪！那时候所有的女人都被强奸了，几乎无一幸免。这一次像应仁之乱的事，以及义仲那样的暴行很可能又要再度发生了。”

有时人们会以相当乐观的态度抱持期望，然而有时又会有无谓的恐惧。

应仁之乱使得京洛之地化为一片焦土，暴行使百姓闻之色变，因此他们认为这一次织田氏的入京，一定会有与当初木曾氏入侵时相同的行为。

对于这次的上洛军，三好、松永到底准备如何迎战呢？

当他们听到织田军已经渡过湖水的消息之后，当天就把军队引出京师。

他们所拥立的将军足利义荣，也退出了富田普门寺城，而由三好彦次郎率领三千士兵守护着。

距京师两里之外的胜龙寺城，由岩成主税助带领两千士兵守卫。

距京师六里半的摄州高槻城，由入江左近带领八百人守卫。

芥川城由三好北斋入道带领三千人守卫。

小清水城由筱原右京进带领一千二百人守卫。

池田城由池田筑后带领一千一百人守卫。

伊丹城由伊丹亲兴带领一千五百人守卫。

尼崎城由荒木村重带领一千八百人守卫。

河内饭盛山城由三好政康带领两千人守卫。

高野城则由三好康长入道笑岩带领两千五百人守卫。

就这样，再加上先退到大和信贵山城的松永弹正久秀的本阵，对于信长所率的这支优秀的上洛军而言，松永等人实在没有工夫调整他们的所有兵力以对抗织田军。

若是信长在南近江之地多费些时间，他们就有时间和佐佐木合作，充分地在南江州之地与信长来一场大会战，原先他们是如此盘算的。

然而如今他们却舍弃京师而让上洛军入京，主要就是等待对方进去之后再一举歼灭他们。

因为不管怎样有纪律的军队，一旦入京之后，一定会先松一口气，沉迷于女色酒气，而他们的劣行会使百姓感到厌恶，然后士气就会逐渐低落而至崩溃。

这虽然是个古老之都，然而对于入侵者却有一股不可思议的力量。

对于对方的作战方式，信长嗤之以鼻：

“这有什么可怕的？在来到这里之前，南近江的十八座城都已经彻底降服，这些老狐狸还能耍什么诡计？”

对信长而言，这等于对方自动开了城门让他进去，虽然对方还在京城周围伺机而动，但是这和他们已经离开京师的情形并没有两样。

听过派往京师的密探报告之后：

“好，我们就来取这京师之地吧！”

在三井寺住了一晚之后，他们全军与义昭并肩而行，堂堂皇皇地进入洛中。

这时正是永禄十一年（1568年）九月二十六日。

尾张的“大笨蛋”若不是取得天下，就是终老尾张。在他发出这番豪语而使得平手政秀大为吃惊的十八年后，也就是在他三十五岁时，终于以支配者的身份将自己的足迹印在京洛之地。

信长的宿所位于东福寺。

公方义昭的宿所则位于清水寺。

这一天，京师街道上一片死寂。

没有谁敢来看新霸主的模样，大家都担心这位新入侵者会给予他们比木曾义仲更严厉的暴行，因此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反正这是京师，只要谁武力强大，谁就有资格控制它；不过近四百年来，一直都是由近江源氏的六角佐佐木及新兴势力松永弹正久秀等人所控制。

当松永弹正久秀袭击足利义辉将军之后——

“啊！这真是我们的将军啊！”

他带着足利义荣来时这么说道。

“力量才是这世间唯一可靠的东西，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大家也都只有默认了。

然而，对于六角和佐佐木，织田军竟然只用了不到半个月的工夫便攻灭了他们。一听到织田军来了，大家公认是天下最具实力者的松永久秀，也急急忙忙地逃到大和的信贵山去了。由此可以看出，连他也觉得信长的可怕性不同于一般哪！

入京的第一夜在宁静中过去了，第二天虽然有人悄悄地打开大门，但仍然是不安中度过。

这样过了九月二十八日之后，京师街道两旁的人们纷纷打开门户，彼此聚在一起窃窃私语：

“怎么样？有没有女人或家产被夺的事情发生啊？”

“嗯！好像没听说耶！这四周太安静了，反而使人觉得有点奇怪。”

“搞不好事情根本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织田军的纪律也许相当严明呢！”

“说得也是，竟然没有人侵犯女子，这可真是一件罕有的事情哪！”

“嗯！还听说自来的第一天开始，就没有士兵抢百姓的东西，都是拿钱出来买！”

“真的？这真是一件怪事啊！不管什么样的军队进来，通常第一天都会发生暴行啊！”

第四天之后，这些传言有了更大的转变。

织田的军队不仅没有强奸妇女、掠夺财物，还将所有街道收拾得干干净净。以往暴尸于破屋之中、无人收埋的尸骸，也都由他们收拾干净了。

读者看到这里，应该可以回想到当初信长第一次上洛时的景象——他摇晃着铛车慢步而行，使京师的人们大吃一惊。

那时候的他在拜访前将军义辉的室町御所时：

“在开始着手于政治之前，京师街道上的所有死尸必须先予以清除。”

他昂然说道，而现在正是他实践这句话的时候。

织田军非但没有杀害无辜百姓，还将已经发臭的尸体收拾得一干二净，这使得人民对他的看法完全改变，进而非常拥戴他。

“你们听到了没有？信长先生不同于木曾义仲耶！上至大臣、大将，下至

无名的贩夫走卒，所有人都可以到他住的东福寺去拜访他，他也一定会接见每一个人，问他们是否有不满意的地方或询问他们的行业情况，听说他是个相当和善的人！”

“是真的吗？”

“真的耶！而且还听说西阵附近的纺织业及地下钱庄的人都去了。信长告诉他们，大家都是京都的人，这里是大家的共有之地，所以希望他们努力织出更漂亮的布让大家穿，共同努力使京师更美丽。”

“真的？他真的要使我们的京师变得更美丽吗？这个殿下实在是个比我们想象中还优秀的人啊！”

“对啊！关于这件事情，以前那些因为京师沦陷而逃离的公卿们，在听到信长先生回来的消息之后，也都要陆续回京了！”

“真的吗？那些公卿大人们又要回来认取他们的领地了吗？”

“在禁里有好多人去向他献礼物呢！”

“好！那么我也要回去告诉我们那条街的人，我们也应该派代表去拜访他才对！”

“是呀！是呀！我也要去告诉其他人。只要能一睹他的风采，我就心满意足了。”

“说得也是！他是前所未有的人物，而且拥有一支前所未有的精兵，我们一定要好好对待他。”

就在这些传言之中，信长的名声在京师里扶摇直上。第四天之后，前来东福寺拜见信长的人在门前排成了一条长龙。

“借过！借过！请让我过去！”

好不容易才穿过这条队伍的信长使者菅谷九郎右卫门回来之后，信长也正好从客殿退下来，他对着正在擦汗的九郎右卫门问道：

“怎么样？在所分配的那些住舍里面，有没有人违反军令呢？”

“没有！一个也没有！”

“好！那么也没有人做出像木曾义仲那样不好的事情来吧？”

“那当然！殿下和义仲是不同的。”

九郎右卫门一边擦着汗一边回答道。

“什么？你说我们不一样？”

“是的！一旦殿下说要斩，就一定会杀，因此谁都不敢违背你的旨意！”

“没有人对妇女、小孩子施暴？也没有人抢百姓的东西吧？”

“是的！就如当初你所下的命令一般，士兵们都相当遵守军律，而市民也因此非常感谢。”



“好！三好、松永那些鼠辈想要看着我们的军纪败坏，看来他们是白费心机了。”

“是啊！只要殿下还在，就绝对不可能有这种事情发生。”

“哈哈！好！但是我们还是要小心，人最怕的就是松懈，当你在安心时，是最容易犯错的。现在你去告诉所有士兵，说我将要巡视市中，要他们将街道清扫得一尘不染！要他们好好做事，我一定会善待他们的。”

“遵命！”

“还有，再次郑重地告诉各营房的人，要他们在每一个营房前立起一个布条，上面所写的内容和上次我所发布的命令一样——京师内外都不准对妇女老幼施暴，也不准强占人民财物，若有违背命令的行为发生，一律斩首。信长——你就这么写吧！”

“是！”

九郎右卫门点头答道，而信长又急急忙忙地朝客殿走去。

对于接踵而来的参贺者，他不问他们的身份地位，不管是做大官的，还是平民百姓，他都一视同仁来会见他们。

这时的他，和四五天前奔驰于战场之上的那位充满野性的鬼将军，简直判若两人。在人民的心目中，他已经深深印下掌管“天下人”的风采。

“接下去呢？接下去的是谁啊？”

“是我！我叫里村绍巴，是个作连歌（日本的一种诗歌）的人。”

“噢！”

这个取下头巾之后有着儒雅气质的男人，坐在信长面前与他对谈。

“作连歌作得最好的，是宗牧。从前在我父亲家时，女人们所拿来看的东西，与连歌是相同的文学。”

“是的，是的。”

信长说道，然后向他招了招手，要他再往前去。

## 日本到手

里村绍巴曾拜师昌休门下，不仅擅长作连歌，也从关白近卫植家学习和歌，又曾跟随三条公条学习《源氏物语》，可说是当时的大文学家，只要有心求学的公家、大名，几乎都跟他有亲密往来。

不！不仅是公家、大名而已，就连在奈良兴福寺的明王院里，凡是渴望

学问的人，没有不熟悉他的。例如如今作为信长部下的明智光秀，与他也有旧识之谊。

信长似乎不知道这件事，他招呼绍巴说道：

“怎么样？以你文学家的眼光看来，你觉得这次战争如何？”

他直截了当地问道。

“是！这次的战争……应该是这么说。”

“乍看之下，京师里面的人似乎都已被安抚下来了，但是实际上他们的内心仍然感到相当恐惧。”

“这也是因为令大家感到安心的是，新的时代似乎又来了——有人如此传言。”

“嗯！我就把它当作是一个学者所说的话吧！不过，你和松永弹正似乎关系特别好，是吗？”

“啊！这个是……”

绍巴脸色为之一变：

“因为在连歌席上受到招待，所以，也不能说不去的啊！”

“是这样吗？”

“是的，明智光秀先生也很清楚这件事情。”

“什么？你认识光秀？”

绍巴似乎松了一口气：

“是的。明智先生不但武艺好、会造城，而且在茶宴中也颇擅长作连歌，可以说是当代少有的风流人物啊！”

听到这里，信长微微皱了皱眉头，说道：

“绍巴，请把你的那把扇子借我一下！”

他把手伸向对方。

绍巴又被吓了一跳：

“你说的是这一把吗？”

“正是！你似乎善于巧辩，看来你的连歌也应该做得很好才对，我就写一句让你看看吧！”

于是这么说着的信长就将绍巴的扇子打开，随手拿起放在一旁的笔砚，很流畅地写了起来。

“怎么样？我们两把扇子，不如来个即兴游戏吧！”

“好，请借我看看！”

他接回扇子一看，上面写着：

喜得两扇永相伴      信长

(两把白扇的“两把”的日文发音与“日本”相同。)

他的笔迹透着一股雄浑劲道。虽然绍巴看起来颇为讶异，但仍马上接了上面一句：

手摇千代万代扇      绍巴

然后他又恭敬地将扇子呈给信长，信长看过之后不禁哈哈大笑起来。

喜得两扇永相伴，  
手摇千代万代扇。

这是绍巴表示在他的直觉中认为信长已经将日本纳入手中，因此所有的人都应该追随他。

(这下子他总该满意了吧?)

虽说是即兴之作，但是信长对于这件事情并不想赞美他，因为他的确是个需要留心的人才。当信长这么想着时，又将自己手中的白扇子打开来，写下同样的话。

“在这两把扇子上面，我都写了相同的话，这一把再给你看看吧！”

“遵命！”

(难道他真满意得要在两把扇子上都写上相同的内容吗?)

绍巴略微松了一口气地伸手接过扇子，然后信长笑了一笑，将另外一把扇子抛在绍巴面前。

“绍巴！”

“是、是的！”

“你和松永弹正感情特别好，是吗？”

“这、这个……”

“那么这另外一把扇子，你就帮我拿到松永那边去吧！告诉他这是我和你两人合送给他的礼物。”

在那一瞬间，绍巴的脸色更加苍白了。

虽说只是讽刺，但这世上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讽刺了。刚刚是自己太过轻率地说话，才会被信长嘲笑为盲目的追随者。不过如果再深一层考虑，对方的意思是：

“假如你真有心追随我，那么就去说服松永弹正，要他向日本强者信长投

降吧!”

应该也可以把他的话说成这个意思。

“明白了吗？你愿意帮我把它交给他吧？”

“是、是的！我一定会交给他的。”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人物啊！)

绍巴双手平伏在信长面前，心里极其震撼。

## 捶击大地

“报告！明智先生有事晋见，他已经来到外面了。”

提早结束与参贺者的会面，现在正一个人坐在桌子前面的信长，当他的身边侍卫向他报告这件事情时，才发现已是黄昏。

“什么？光秀那个光头来了？让他进来吧！”

信长似乎正在思考着什么，并未离开桌前。

“主公，听说今天又来了很多参贺者？”

光秀进来之后就坐在信长的面前，很恭敬地行了一个礼。

“那又怎么样呢？光头！”

“噢，你倒叫我光头！好吧！在今天的参贺者当中，有一位叫里村绍巴的连歌大师也在，对吧？”

“光秀！”

“是、是的！”

“那位连歌大师有到你的营地去吧？”

“主公，听你这么说，绍巴告诉过你我和他之间的交往情况了？”

“我是不知道你跟他之间的交往情况，但是我却知道他与松永弹正有所交往，所以我才跟他开了一个小玩笑。怎么样？在他那边也有松永的密使来吧？”

“这倒是叫人吓一跳的事情啊！”光秀睁大了眼睛看着信长，“既然知道这件事，你还把那把白扇子给他？”

“光秀！”

“是！”

“我很忙，赶快把你来这里的用意说出来吧！战争还没结束呢！”

“噢，很抱歉！我必须依照顺序先说绍巴的事……”

“不照顺序来也没关系，先说结论吧！”

“是！那么我就先从结论说起。松永弹正久秀今天经由绍巴的劝说，已经向我们投降了。”

这时候光秀似乎松了一口气似的，两眼闪着光辉。

“谁呀？”

信长像是不明白似的问道：

“他是来投降你，还是归顺我信长的？”

“你怎么开这种玩笑呢？当然是归顺主公了！”

信长又微微地笑了起来，说道：

“这么说来，那家伙也派了密探留在京师里，观察我信长的做法，并打探这里面的事情了？”

“是的。绍巴离开主公之后，马上拿着你交给他的那把白扇子回到家中，准备派人送到信贵山去，然而松永的使者已经在那边等着了。什么事情都逃不过主公你的眼睛啊！对于这点，绍巴也惊叹不已，所以他就马上派人到我的营地来了。”

“哈哈！我想大概也是这么回事！我们入京到现在也整整三天了。”

“正是！在这三天之中，是什么都逃不过你的双眼啊！不过，对那边的事，我们该怎么办呢？”

“什么？”

“你说什么，当然是松永弹正久秀归顺的事了！不管如何，松永他是杀死前将军义辉公的罪魁祸首，而且也是当今近畿拥有第一大势力的人。”

光秀又以一如往常的语调，极严谨地追述着事情的顺序，然而信长却只是很干脆地摆了摆手。

“光秀！”

“是！”

“有脚步声来了，这个话题待会儿再谈。”

“等会儿……再说吗？”

“来！你听，这就是细川藤孝的脚步声，我说现在还在战争之中啊！”

光秀不太高兴地闭紧嘴巴，就在同时，信长的身边侍卫已将细川藤孝带了进来。

“藤孝——”信长大声叫着他，“通往摄津山崎街道要冲的胜龙寺城，是你以前的居城？”

“是的，那是自我父祖以来的居城，但是现在已经被岩成主税助夺去了。”

“岩成的兵力如何？”

“他有两千人在守着城呢!”

“好! 你去把那座城抢回来, 明天早上你就带着你的部下进城去吧!”

“啊!”

藤孝几乎屏住呼吸: “话虽如此, 但是我的手下即使全部召集起来, 总共也不到三百个人啊! 而岩成军却有两千……”

“但是你应该有你自己的战术啊!”

“啊! 这话怎么说?”

“在我信长的战法中, 我绝对不会做这么粗心大意的事。今天当我会见那些参贺者的时候, 就已经派了柴田、蜂屋、森、坂井等人为先锋, 把那座城夺到手了。”

“什么? 那个……胜龙寺城?”

“哈哈! 是的。你啊! 在你的头脑里, 只会做一件事, 若是再多一件事啊, 你就忙不过来了。如果照你这种做法, 想要平定近畿还真不知要费多少光阴呢? 明天早上我就要从京师出发, 前去扫荡摄津、河内那边了。快速是我信长的本领, 如今既然胜龙寺城已经到手, 你可以回到公方的身边去了。”

对于这么突然的事情, 藤孝呆愣在原地, 一句话也说不出。

“光秀!”

这时信长再度看到光秀那心有不服的眼光。

## 光秀冷汗

“接下来该和你说话了。怎么样? 你有守护京师的自信吗?”

此时光秀那光秃秃的额头上突然冒出汗来。

因为信长的话太令人吃惊, 而使他显得非常狼狈, 不过光秀仍然极力掩饰着。无论如何, 信长的处置一向都是叫人措手不及的啊!

如今京师已被他们攻陷, 一时之间也没有敌人敢来反击。光秀非常明白这一点, 所以他认为信长现在可能会暂且在此休兵养息, 他一直都这么想着的。

这么一来, 他就可以将现在京师的文化人都介绍给信长, 并且可以开始为自己在义昭宫中的任官活动活动。由于从前自己曾在信长面前出过丑, 因此他也要向信长显示文化人的力量。

此次京洛之战的最大敌人松永久秀, 也由于自己充当中间人而愿意顺服

归降，因而他认为信长应该为此而相当高兴才对，于是光秀得意地来到这里。

对此，信长完全不如自己所愿，他根本无意与这些文化人交际，也没有兴趣在宫中任官，而对松永久秀的归降，他也只是一笑置之。现在他居然又一副准备出去打仗的态势。

况且既然松永久秀已经降服，又何必留守京师呢？他的这种性格，实在叫人很难预计他下一步的行动。

“很抱歉。”光秀不解地说道，“位于京师通往摄津、河内要道之上的胜龙寺城，既然已经压制住，又何必急着去扫荡它的附近呢？”

“光头！”

“是！”

“你根本不明白我信长的志向！”

“就是因为我明白，所以才要劝你在这里休兵，应该尽量避免发生不必要的战争才对啊！”

但是信长却认为他的话简直不可理喻，因此又问：“你可以为我守住京师吗？”

“哦！不！对于这件事，我当然是有自信。”

“那么我再问你一件事情，既然京师有你守着，那我为什么还要在这边休息呢？”

“你这句话有弦外之音？”

“什么弦外之音？这是我信长的志向啊！我的志向并不是上京来就算结束了，我的志向没有那么小。平定天下才是我的目的，我要使全日本的百姓都能享受和平。你不要再让我说这种废话好吗？你瞧！尽管我们一再三令五申命令士兵，但是今天仍有部下四郎、五郎调戏过路妇女。现在他们正被反吊在寺门前的大树下，等着处刑呢！人就是这样的，难道你要我把你的脑壳剥开来清洗清洗，你才明白吗？”

“你所想的，就是我信长应该在这里好好休养一番，但这不就中了敌人的计吗？不久我就会变得和木曾义仲一样。信长此生的目标就是平定全日本，只要一日不达到这个目标，我就绝不休息，你明白吗？”

光秀面红耳赤地待在那儿，这时细川藤孝——

“很抱歉！请容我插句话。”说完这句话后，他又把头低下去，“如果遵照你所说的，那么明天早上我就在胜龙寺城为你准备好一切。”

“好！好！光秀，如果你也已经明白，那就退出去找菅谷九郎右卫门商量一下京师的事吧！”

“那么……我先告退。”藤孝站了起来，而光秀仍然坐着不动。

因为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松永弹正久秀的事他还没有得到结论。

“光秀！你难道还有不明白的吗？”

“我已经明白了！劝你休息，的确是我光秀的错误。”

“是嘛！你应该这么想才对啊！你也要为摄津、河内诸将考虑考虑才对！在我信长的作战方式里，是绝对不允许粗心大意的。”

“是，我明白了。但是，关于松永久秀这件事……”

他终于找到机会问这件事，信长很干脆地回答：

“就由你决定吧！”

“啊？由我光秀……决定松永的事？”

“但是你要注意，松永弹正绝对不是诚心归顺我方。”

“嗯！这件事情我光秀也……”

“好了！反正不论什么事，你都必须小心才行。那是一只老狐狸，他的归顺或许只是故意让我安下心来手段。不过对于你今天所做之事，我要嘉奖你！”

“非常感谢！”

“对了，还有一个人！”

“还有一个人？”

“筒井顺庆啊！一旦他知道松永弹正已经归降，一定会马上来归降我方的。如果他降服了，我就从摄津、河内反过来攻打他……我先告诉你！”

“原来如此！事情还有这种做法啊！”

“光秀！”

“是！”

“问题是在那之后呢？在半个月之内，我一定能够平定京师附近，当我再度踏上京师土地之时，就要宣布义昭为正式将军，并且公诸天下，因此我们必须好好打算打算！”

“对于这件事情，我完全明白。”

“一旦我们宣立将军，那么义昭的房子就必须请人重新修建，皇居也要加以修理，对不对？”

“正是。”

“那么就要钱啦！”

“啊？”

“没错！虽然岐阜有很多钱，但是以政治立场来看，我们应该在这边募集才对。”

“这是说除了打仗之外，我们还要募钱啊！”



“正是！你要记得这点。嗯！好，就从大坂的石山本愿寺募五千贯吧！”

“什么？我们不是要布施寺院，而是向寺院拿钱啊？”

“是的！这是新的信长作风，那些和尚一定有很多钱。然后你再从奈良的那些寺院各取一千贯。”

“好！”

“吓了一跳吧，光秀！我信长虽是一名武将，但并不是只会用武力使人妥协，我要寺院和我们一起同心协力，这么一来，整个日本才能平定，国家才能合而为一，你明白这个道理吗？”

“原来如此。这真是一个了不起的构想啊！”

“还有一件事，那就是王室的衰微及这附近不断发生的战乱，使得人民倍感疲惫。不过在这种时候，却仍然有许多只顾享受自己身边繁荣的堺众（堺港的商人）存在。”

“堺众？”

“对呀！对于那些堺众，我们要好好地加以课税，就叫他们每个人各捐两万贯吧！”

“两万贯？”

“正是！就他们富裕的程度而言，这笔钱并不算多。”

“噢！你想他们会服服帖帖地交出钱来吗？不管如何，这笔金额是相当庞大的。”

“哈哈！”信长笑了起来。

虽然信长对光秀讲话一直都不是很客气，但是连这种事也跟他商量，看来信长还是相当信任他的。

“你怎么老是想些芝麻小事呢，光头！”

“是、是的！”

“现在天下之所以这么乱，在日本国中的这些人只顾及自身私欲、没有共同目标是最主要的原因。正由于大家都只顾及自己的生存，所以社会才会如此混乱，我绝对不允许他们继续这样下去。在我的眼中，没有公家，也没有武家；没有和尚，也没有学者；没有商人，也没有百姓；没有富者，也没有贫者；大家都是同样以身为日本人的身份生存下去的，所以我希望他们也有共同的目标。为了责罚他们，我才故意课那么重的税，一旦他们说不，我就要去平定那些堺众！”

光秀屏住呼吸，偷偷地擦去额头上的汗水。

以他的常识加以考虑，光秀对这件事并非完全不能理解。

（统一日本……）